

## 《參學瑣憶》序

星雲大師

我記得在佛陀紀念館落成之後，幾乎每一年閩南佛學院的院長則悟法師，都會率領學生前來參學。每次來之前，也都事先邀約我和他們的學生講話。過去，我曾為一些法務到泉州訪問，途經廈門，他也會邀我到閩南佛學院和學生們見面。因此，彼此來往的因緣很深。這樣的情況，讓我想起七十年前我出家不久，師父們都經常鼓勵我們到各大叢林寺院參學，或者到各個長老大德那裡請他們開示，名曰「親近善知識」。

我幾乎在七、八年中，每一年寶華山傳戒時，都去參加它的戒會；鎮江金山寺的禪堂，我也去飽嘗它的禪味；常州天寧寺的行單行堂，我也做過一段時期，禪堂也曾去坐過。其他像南京毘盧寺、古林寺、揚州高旻寺、夾山竹林寺、超岸寺等，他們的長老、負責人，我都曾向他們頂禮，請他們開示過。

我到台灣以後，最初並不希望成立什麼教團，有一些青年要跟我出家學佛，比方鄒萍，以及明藏法師、慧瑞等出家眾，我都叫他們或者去白聖法師那裡，或者去印順法師那裡。甚至於早期淨空、聖嚴這許多優秀的人士想要出家，也曾經找過我，不過那時候我還很年輕，自覺還不可以做他們的師長，就介紹他們去禮拜東初法師、白聖法師等。

在我認為，所有的人士學佛，他不是來賣身找一個投靠的，他

要學道，你就要給他一個地方。所以我總想找一個適當的道場讓他們前去。

後來我建設佛光山，因為開辦佛學院，一些年輕的人就相聚而來。我秉持過去大叢林裡所謂「鐵打常住流水僧」的觀念，來的，就給他來，去的，就給他去，各有因緣，也不在人事這上面著意。

例如有一些學生要去親近南懷瑾居士，像從智法師、日常法師、曾寶秀、蔡秀月等人，我也樂於成就他們。我覺得學生青年都是佛教的，都不是我們私人的，因此佛光山的徒眾、學生散居在各處，我也從來沒有問過。像從智法師一直到今天，他把在佛光山我幫助他修學「般舟三昧」的情況，都記錄得很詳細。學生到哪裡去親近其他的大德、長者，在佛門，這也是一個應有的學習。

我自己繼承了叢林這個傳統，但是後來發覺到台灣佛教，它沒有什麼參學、沒有親近善知識的風氣習慣。一個人，一旦出家入了這一個寺廟後，就非常閉塞，就以自己的門派為重，和別的寺廟就好像分了門、分了派，不歡喜其他的叢林寺院，甚至互相對立，不肯來往了。

還有的人，拜了這個大德做師父後，其他的大德一概就不敢親近了。甚至也有的師父一收了徒弟，就不准他出外參學，很怕自己的弟子等於像鴿子一樣給人擄去了。或者這許多青年還要互相商量：「我們要讓某某寺孤立」、「我們要讓某某山邊緣化，我們不和他們來往」……，完全失去了佛教參學的意義，實在可惜。

過去，有所謂「趙州八十猶行腳」、「走江湖」、「石頭路滑」等公案，都留下膾炙人口的悟道美談。好比，臨濟曾給黃檗禪師打罵，不禁也疑惑：「難道自己在這裡沒有緣分嗎？」黃檗禪師告訴他：「是啊！你的因緣不在我這裡，你去大愚禪師那裡參學吧。」於是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 · 藝文 | 第五期

臨濟前往親近大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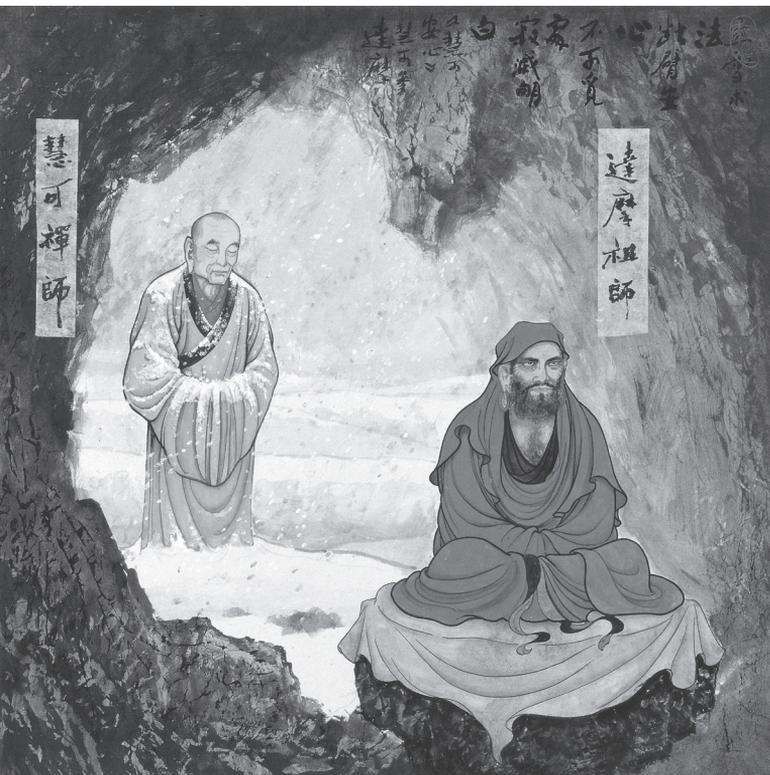
大愚問他：「你有那麼一位好老師，為什麼要到我這裡來呢？」

臨濟說：「我的師父黃檗禪師，我去找了他三次，三次被打。」

大愚一聽，哈哈大笑：「哎呀！這個黃檗，老婆心切啊！」

臨濟於言下大悟。

許多的禪師們，就這樣把一些參學者介紹到這裡、介紹到那裡，有機緣的就各有悟道因緣，可以說，過去尋師問道都不是那麼簡單。像「程門立雪」、「慧可斷臂」，六祖惠能去參學五祖弘忍，也要在舂米房裡舂米八個月；又好比雪竇禪師陸沉大眾之中，最後才得龍天推出。



禪話禪畫。(高爾泰、蒲小雨/繪)

當時的學僧乃至文人雅士，為了求一個安心之道，四處行走江湖。像唐朝太守李翱參藥山禪師，聽到「雲在青天水在瓶」而心有所悟；白居易訪烏窠禪師，參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因而悟道；馬祖參懷讓「磨磚作鏡」豁然明白；德山宣鑑因賣點心的老婆婆一句問難「三心不可得，你點哪一顆心？」心生

慚愧，自感不足，燒了自己的得意之作《青龍疏鈔》，最後訪道龍潭禪師時，受到點撥而開悟。

我們也看到，大珠慧海初到江西參訪馬祖，一句「自家寶藏，何必向外尋找？」見到自己的佛性；桂琛禪師的一句「石頭帶在心上，不重嗎？」開啟了法眼文益悟道的契機；其他像雲門參於睦州道明座下，一句「人在門外，腳怎麼在門裡呢？」廓然而悟；丹霞禪師聞「選官不如選佛」受到啟發；百丈懷海參馬祖禪師，一句「野鴨子飛過去了」，甚至「一喝耳聾三天」等等，都成了學人悟道的因緣。

但是，現在的佛教師長也好，青年學僧本身也好，都自我封閉、自我傲慢，放棄了很多的機緣，實在可惜。想起了佛門的學道者，沒有經過各家叢林參學訪道，沒有經過許多善知識給他千錘百鍊，沒有參學過五十到一百位長老大德，可以說是不能成功的，就如《華嚴經》的善財童子還要五十三參呢。

我一時心有所感，就把自己的理念對南普陀閩南佛學院的學僧說：「做一個青年學僧，你們將來要親近、聽過五十位甚至到一百位大德講話，或是他們講過的話，記得他一句、兩句，或者多句的思想，印在心版上做為座右銘。或者，你跟隨大德三天、五天，一個月、二個月，你記住他對你的一些開示、教導、要求，你才能有所成長。」

等於中華文化裡的名人學者，哪一個出來，都會說孔子曰、孟子曰、老子曰、莊子曰，或者蘇東坡說、韓愈說、李白說、杜甫詩云、王維詩云等；或者《彌陀經》說、《法華經》說、《金剛經》說，你的講話、做人，都要引用聖言量，引用千百次善知識的文化菁華，自己才能有成長。不是你閉門造車、自我尊大，不是和佛教不相往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五期

來，你就能道業有成。如果嫉妒、排斥往來、跟人對立，那麼，不是佛教因為你沒有希望，你自己本身在佛教裡就沒有希望了。

我對過去大陸上諸山長老，他們相互來往、相互探望的風範，都不勝羨慕；因此，我想，既然我跟閩南佛學院的學生講過了，自己也應該做一個見證，就把過去親近過的長老大德的一言半語，讓我有受用，甚至在家居士、學者、教授，甚至我的徒弟、學生，他們的一句話、二句話、一個想法，引動我的心裡，好像頻道相應了，都把它記錄下來。

不過，由於年齡老邁，記憶力也不好，很多事情都已漸漸的從八識田中消失；然而，那許多隻字片語在別人聽來好似平常，但刻在我的心版上的，卻是終身難忘。

好比青年時期，我曾在焦山見過太虛大師，他從遠遠的地方迎面走來，我就在路上側身站立，他看了我一、二分鐘，只跟我講「好、好、好」三個字，我一生就受用無窮。我告訴自己，我一定要做一個好的出家人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弘揚佛法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善待信徒，我要報答師恩……，因為太虛大師說我「好、好、好」。所以，現在我提倡「三好運動」，鼓勵大家實踐「三好」，也不能說不與太虛大師這三個「好」字沒有關係。

所謂三十里路不去應供，就會被批評為「懶比丘」，如果一個年輕學道者沒有親近百位左右的大德、法師，他的智慧思路不會廣博；他的心湖裡，就好比天沒有降甘露，五湖四海也沒有和他相通，怎麼會不乾涸呢？怎麼能法海匯流呢？《八大人覺經》不也說要「廣學多聞」，我們唱的〈四弘誓願〉也是說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如果自私執著、貢高我慢、自以為是，他怎麼能有成就呢？雖然在佛門裡也有所謂「無師智」，就是你成功了，沒有經過老師的教導，

《參學瑣憶》序

你怎麼會知道呢？例如，有的佛教學人，像「大迦『葉』」，他讀「夜」，實際上要讀「射」；像「維『那』師」，要讀「挪」，他卻讀成「納」；《金剛經》裡的：「……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，可思量『不』？」「『不』也。世尊！」他讀成「布」，實際上要讀「否」……。假如沒有廣為參學，佛門偉大的學者要教育成功，也就很困難了。

本書雖小，篇幅也不長，但這是大德們的金玉良言，是善知識的苦口婆心、好言懿語，希望藉由它的出版能扭轉佛教的風氣，是不是讓古代所謂「佛法在恭敬中求」的精神能再恢復？

這本書出版的意義就這樣產生，這許多善知識們的話，有的在你聽來可能漫不經心、浮光掠影，就會等於印刷機沒有印好，或者像收音機頻道不同、音聲不類；但我這一生，就是靠著這許多善言法語成長了自己。不過，假如你真是一塊良田，這許多好的種子，播撒到你的八識田中，將來還怕不能結成纍纍的果實嗎？



星云

二〇一六年四月  
於宜興祖庭大覺寺